

情天補恨錄

六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情天補恨錄卷上

美國克林登女士原著

閩縣林紓同譯  
吳縣毛文鍾

## 第一章

有文人何魯卡。在巴黎一巨宅門外。訪一女士。此人爲英產。美風姿。似貴胄子弟。惟儀容間。時時露一種游移無定之神思。而女使亞德。不之知也。含笑啓關曰。不審吾女主人。曾否外出。容入觀之。何魯卡遂入。立於廳事。蹑足未嘗歸座。已而亞德出。曰。女主人在內客廳中。遂舉帷讓客入內。亞德自思。此豈可憐吾家女主人。安能以身事之。何魯卡既近內客廳。微叩其肩。聞有嬌柔之聲。自內言曰。入何魯卡既入。視廳事陳設。一非巴黎俗尚所有。女方觀書。

亦不類法產。至於此女爲何國人。則不之知。以各國語言。咸精熟。如土著女名里奴。爲年未及二十。乃有傾城之色。肌白如玉。髮黃如金。二目作栗色。似法國南方之產。何魯卡入時。初不起立。但伸其皓腕。何魯卡捧而親之。里奴曰。爾何爲至此。吾聞前一日亦曾見枉。何魯卡曰。吾胡能不來。果有膽幹者。昨日已來奉候。里奴曰。汝早日。卽有膽。亦莫能見我。昨日人多如蟻。決無能酬應及汝。何魯卡曰。汝落落寡清。乃不識人心之傾向。女曰。此言聞已三百餘次。卽來書所登者。亦幾疑有千言之夥。何魯卡曰。人旣無情。屬我。我何絮絮之爲。女曰。汝謂我無情。則亦聽汝因低眉自觀其書。何魯卡曰。吾之所謂無情。卽責汝不恆面我。汝當知吾一生傾慕至矣。且我句女曰。汝胡不續爾言。言後仍觀手中之書。何魯卡躍起。

座間曰此狀令人欲狂女引目曰汝欲狂耶可掣鈴令人以茗進茗之爲用較咖啡爲良此物足以養汝之神經不至溷亂何魯卡如言女曰坐而告汝余心近來淡於愛情故厭聞此語亞德且以茗進爾萬勿喧何魯卡微語曰汝之幹力能使男子長跪爾前聽爾號令而呼叱之女曰此語亦無着吾未嘗使男子下跪彼自跪我我亦何力之有須知汝輩男子好以情坑人使女子望而生妬汝輩終無卹而但行己意何魯卡曰天生豔質使人忘死胡能不卽爾而致其纏綿女曰汝輩愛情絕短有僅一日而消歸無有者極綿遠亦不過一年而卽生厭惡吾已歷歷知之吾意茗之爲用甚佳能定人之神經不爲讐言所亂卽謂亞德曰汝告廚娘米拖林今夕晚餐早半句鐘吾將與和卡及代伯爾兩先生觀劇何魯

卡曰。汝何時能授我以晷刻侍爾。赴大劇場時。亞德已出。女曰。或有其時。唯吾無暇多談。汝當以正大之言語我。勿僅啾啾爲刺耳。之談。何魯卡旣行。女約以下星期同往。此時里姒獨坐。念何魯卡果否愛我。殊不敢知。然其隨流飄蕩。初無定向。吾心殊不之屬。所以不屬者。正以其人往往使我生厭。究之生厭。亦不僅此一人。忽目。地上見有一物。卽曰。此何物耶。拾視則一照片。照中爲女郎貌。亦絕佳。然里姒視之。殊不謂然。自思必何魯卡所遺。或爲其已定婚之女。夫旣定婚。何爲糾纏於我。此輩性情飄忽。胡可託以終身。待見其人。然後再還以物。讀吾書者。當知一細微之物。能使人生無盡之悲。初似甚奇。然古往今來。情海中往往如是也。

第二章

阿德爾村中有一巨宅。宅旁有花園。其中居兩女子。一可十八。一可三十六歲。十八歲之女子。嬌柔似貴胄中人。坐而挑繡。肌理膩白如玉石。眼睛作藍色。爲日光所膜。似含悲酸之容。其三十六歲之女子。手一書。然心不在書。眼光實注此少女。讀書之女。肌膚微黑。然風貌亦端整。胸中毅然。似有柄握。二人久久不言。中年之婦人忽曰。利蓮。吾望爾勿太抑。抑凡百事。可向壙塋之地。思之。利蓮曰。天下安有快心之事。何魯卡別我。我已五日不來矣。吾思其人。必留連於里。里之家。中年婦人曰。何魯卡一無情。慄令人懊恨。吾思必里。里在中。爲爾二人之梗。然里。里亦未必能愛何魯卡。利蓮曰。里。里刻而寡情。中年婦人曰。里。里或不知爾與何魯卡已定情矣。利蓮曰。有一日。吾告何魯卡。斥里。里無恥。何魯卡卽大怒。惟人人

咸言里姒有傾城之色。吾亦何怪何魯卡爲里姒所惑。中年婦人亦知何魯卡爲薄倖之人。卽曰。吾甚願鶯司不知其事。利蓮卽以手拊此中年婦人之肩曰。嫂氏。吾仲兄乃不許我嫁何魯卡耶。鶯司者。愛丁第武公爵之弟也。公爵夫人曰。吾知鶯司果在此者。決不許汝嫁何魯卡。以汝年少。未及嫁時。而彼人尤不足恃。利蓮曰。吾年不已十八耶。公爵夫人似悲似哂。言曰。汝胡言。非少恨吾。無女。果有女者。吾亦決不聽其不擇枯苑而妄許人以穉年之女。胡能鑒別善惡。今汝勿躁。且聽爾仲兄示覆吾書。利蓮曰。阿兄怒我乎。夫人與之親額曰。若仲兄愛汝。安有使汝心恫。汝幸自釋其疑。勿快。快於若兄。利蓮曰。嫂氏。何以知吾兄之不悅。然此語適合夫人之所慮。卽曰。若兄知人知何魯卡。萬非良匹。若兄之意。蓋欲爾

事得其人終身樂也。利蓮太息曰：苟舍其人，萬無樂境。公爵夫人未及答，卽聞有掣鈴之聲。利蓮起謂夫人曰：嫂氏且斂退，或何魯卡來也。夫人曰：吾當避之。想此人之來，又貢一甜蜜之言愚爾。噫，何魯卡果來矣。此時何魯卡至，夫人與之引手後卽行。夫人自念下星期當以電報與鶯司計程，鶯司當至路麥。吾電託爵阿子公爵轉交。今利蓮以心性未定之人，遇此狂且胡能久生於世。鶯司洞澈人情，至時或能爲其愛妹之地。何魯卡旣至，卽長跪於利蓮之前，求離婚。利蓮聞言，肝腸欲碎，二目全黑，幾仆於地。因思此着均里姒從中爲梗，而何魯卡胡知者。今旣自求離婚，聽之可也。卽謂何魯卡曰：汝能善事里姒，或房中之樂較我爲多。汝今趣出此門。何魯卡將欲進抱其身。利蓮曰：汝身今非我有，不能近矣。何魯

卡復親其手曰。汝幸諒我利蓮。忍悲而強笑曰。吾悉吾心。諒爾可也。何魯卡既與利蓮永訣而行。夫人立出視之。見利蓮暈於楊上。已如死人。夫人扶入屋中。卽趣人延醫爲理。經兩小時始醒。一一語夫人以狀。夫人強力自鎮其心。勉爲勸慰。然亦知此嬌嫩之花。暴經。懣雨。不久。霑泥矣。尤知其夫及小郎鶯司。摯愛其妹。卽飛電赴路麥。託爵阿子勳爵。面致鶯司。趣其早歸。時公爵方野居。辨藥草之性。於世事弗諳。故夫人不之告。但告鶯司。夫人蓋見利蓮人已懨懨。下此萬無生理。然此時尙未臻於危候。利蓮自是以後。不言何魯卡。但問其兄鶯司。胡久不歸。夫人又憂鶯司言語不檢。觸利蓮之悲懷。然亦不能不示利蓮。其書甚短。大意不願利蓮與何魯卡定婚。書言弟不善相人。然以來書觀之。似此人非白頭之侶。

嫂氏聽之。吾但。有此妹。萬萬。不能。令其。長愁。以終。利蓮。讀來。書如。刀。剗。其心。然懷。兄之。愛。感入。中心。讀之。數遍。淚如。雨下。

### 第三章

何魯卡既別利蓮。卽往造里姒。此心已爲美人顛倒。萬萬不能少別其家。里姒是夜正有茶會。會中人均一時名流。無庸碌者。是夕待何魯卡有加禮。何魯卡大悅。如置身九霄之上。及會罷。里姒忽出一函授何魯卡。曰。汝歸時當發視之。此信卽與爾。明日可勿更來。吾明日終朝外出也。何魯卡歸而發書。見書中照片墜落。知爲女人之影。幸已與利蓮離婚。中心滋樂。旣思此影必爲里姒所疑。下此頗難於着手。因坐而作書寓里姒。言與影片中女子。初無愛情。乞回書少加假借。以慰思念。里姒見書一笑。已見書詞懇摯。因

思。不。如。以。虛。詞。慰。藉。不。至。明。日。復。來。糾。纏。乃。匆。匆。作。書。付。郵。政。須。  
知。此。書。關。係。匪。輕。卽。爲。後。此。何。魯。卡。據。爲。復。仇。之。券。明。日。里。奴。赴。  
公。園。歸。時。亞。德。言。何。魯。卡。已。來。弗。遇。言。今。夕。必。且。更。來。里。奴。曰。汝。  
告。彼。今。日。有。事。不。能。相。見。此。人。誠。不。懌。吾。心。至。並。巴。黎。亦。因。彼。而。  
生。吾。慍。惡。亞。德。汝。爲。我。料。理。行。事。吾。將。去。巴。黎。矣。亞。德。聞。主。人。之。  
言。知。爲。習。慣。乃。應。諾。而。退。里。奴。去。冠。並。白。手。套。操。意。大。利。語。自。咎。  
曰。吾。日。來。愈。憚。應。酬。吾。果。嫁。人。必。嫁。一。誠。慍。之。人。然。相。壻。難。也。或。  
且。吾。性。過。高。所。遇。人。皆。具。奴。隸。之。質。吾。安。能。偶。彼。奴。隸。非。得。足。爲。  
主。人。翁。吾。決。不。以。身。事。之。遂。往。來。徘徊。曰。何。魯。卡。萬。非。偶。行。當。絕。  
之。願。上。天。佑。我。勿。隨。流。飄。蕩。近。一。無。定。力。之。人。果。吾。逐。彼。時。彼。心。  
必。傷。或。因。而。自。殺。然。英。人。性。質。不。經。月。又。別。有。所。契。矣。惟。吾。身。何。

以令彼顛倒是亦吾過然此心坦坦初不蠱惑其人又何內疚之有是夕何魯卡果來爲亞德所卻怒極遄歸明日復至見里姒坐於琴邊衣鵝黃之衣且彈且歌見何魯卡至卽曰汝來將與我辭行乎何魯卡曰此言殊費解里姒曰吾明日卽去巴黎何魯卡曰確耶里姒亦不引手但曰吾行踪靡定今日在此亦不知明日又在何處何魯卡曰汝焉往女曰未有定嚮何魯卡曰汝欲棄我如遺爲計左矣汝何往者吾決尾汝而行里姒曰汝勿浪言爾我淡交此外初無餘戀何魯卡曰若云朋友則逐日奔波寧非虛話日汝尙不知吾已鍾情於汝耶汝以情鈎我今乃怫然如不相識此乃我所不及料之惡作劇里姒曰吾待爾如恆人初未鈎爾且汝寧須人誘致耶我自承有時待爾頗加禮汝自癡情我仍冷澀汝

當。知。之。且。爾。愛。情。不。過。須。斯。越。三。日。卽。銷。歸。無。有。亦。復。何。重。之。有。  
何。魯。卡。復。長。跪。乞。憐。里。姒。置。之。不。理。以。爲。果。稍。留。意。者。將。滋。一。身。  
之。累。卽。作。冷。語。曰。汝。此。狀。吾。觀。之。熟。矣。實。相。告。男。女。性。情。吾。了。了。  
知。之。汝。自。竭。其。誠。吾。終。不。信。吾。言。已。盡。於。此。汝。其。行。矣。何。魯。卡。尙。  
欲。有。言。不。得。已。啓。關。而。出。計。必。仇。復。使。之。悲。痛。不。堪。如。己。今。日。之。  
楚。辱。夫。以。里。姒。之。美。能。顛。倒。何。魯。卡。而。何。魯。卡。神。志。旣。昏。乃。不。知。  
天。下。女。子。有。貌。寢。而。心。良。彼。不。之。識。也。唯。里。姒。之。聰。明。固。深。知。何。  
魯。卡。者。其。初。頗。憐。其。人。後。乃。自。悔。憐。之。無。謂。

第四章

時爲早晨十點鐘。利蓮初起。懨懨於溫榻之上。公爵夫人勸進再  
三。始少飲咖啡及餅餌。夫人曰。汝且勿下樓。吾爲爾採花。置爾案

上。利蓮強笑。忽爾驚悚。蓋聞有車聲。少停於門外。十餘碼之外。利蓮色變。問夫人曰。此或非吾仲兄歸乎。夫人曰。吾意或小郎抵家。防妹臥病。故未敢驅車入門。少須鈴動。夫人曰。詎拉西爾醫生來也。夫人卽與親吻。自至客廳。聞甬道中有足音甚微。門啓。則一高碩之美丈夫。卽公爵之弟鶯司也。鶯司低聲謂夫人曰。利蓮如何。今在何所。夫人曰。臥於樓中。彼實非病。吾當告爾以狀。吾自電報中。不能詳言。且此電何時爲汝所得。鶯司曰。一至路麥。卽得此電。故匆匆來歸。請爾告我。以利蓮病狀。夫人曰。爾少坐飲酒。鶯司曰。吾於一點鐘前。已飲咖啡。遽坐聽其故。夫人歷歷告以離婚之故。鶯司變色而切齒。然尙力遏其氣。不願以怒容示其愛妹。然夫人所言。能使鶯司力行報仇之事。蓋鶯司生平貴行而不貴言。

也。但曰。何魯卡安在。嫂夫人曰。吾不之知。但聞里姒去巴黎矣。鶯司曰。里姒何人。得毋爲游女。嫂夫人曰。但聞其人甚美。不知其他。據醫生言。曾嫁一爵士。已新孀矣。吾聞此女亦貴族。半爲意大利人。在巴黎頗有豔名。鶯司曰。此等遊女。以迷人爲伎倆。毫無心肝。不足責也。嫂夫人以手拊鶯司之肩曰。小郎幸勿仇此二人。鶯司曰。嫂氏勿爲吾慮。何魯卡喪心昧良。在理宜罰。旣無把握。無復人格。卽里姒亦屬野狐。善於惑人。吾家清白。何魯卡安足耀我門楣。吾果在是間。安能使利蓮有此一錯。卽起立曰。利蓮安在。吾往視之。夫人指其外闥視之。鶯司者。聰明絕頂。又友愛逾常。卽躡步而前。初無聲響。不欲驚聳病人。夫人先入告利蓮。蕭然自出。鶯司入就病榻。抱其病妹瘦弱之軀。不敢少露愁懣之色。以重其疾。而利

蓮平日。心重鶯司。有言必述。此時見鶯司歸。心頗釋然。卽曰。阿兄聞吾事乎。鶯司曰。嫂氏已見告矣。利蓮立與親吻。鶯司曰。嫂氏語後。吾尤洞澈爾事。利蓮曰。阿兄苟有所眷。亦中道變其心。食其言乎。鶯司曰。否。鶯司者。知利蓮心中。不唯不怨何魯卡。且爲之解釋。因曰。此人唯無把握。故易爲人所惑。彼里姒尤工狐媚。而何魯卡遂墜其彀中。利蓮聞其兄言。微哂曰。里姒之術。或不能惑汝。伏線。鶯司曰。吾親愛之女弟聽之。吾尙少年。安有柄握後事。正未可知。伏線。利蓮遂一一以何魯卡負心之事告鶯司。並知與何魯卡情義已絕。萬無更聚之時。鶯司此時怒絕。旣恨何魯卡。乃尤恨里姒。然尙極力勸慰其妹。不復多言。亦知利蓮經此大挫。萬不能更生於人世。蓋入室時。已知其不救。然知死期尙遠。可以團

也。聚數禮拜之久。嗚呼天下。無論兄妹情深而終不能自死中覓活

第五章

利蓮病勢日加。知無餘望。骨肉舍鶯司外。更無可戀之人。卽謂鶯司曰。吾以早行爲得。早知非長壽之人。鶯司酷愛其妹。故長日侍病。未嘗須斯舍之而去。有時利蓮心神弗定。則抱而往來於樓心。待其寐而置之。病榻利蓮本重。其嫂夫人至是乃尤親。且見鶯司篤手足之情。覺當日何魯卡之假意。真情已擲諸九霄雲外。此時通國之良醫皆至。言深悲傷。腦傳入心房。疾不可爲矣。病急時不告諸親族。但請公爵愛丁大趣歸。一日侵晨利蓮死。卽死於鶯司之臂上。厥狀如睡。公爵夫婦大痛。面無人色。而鶯司則僵如木人。